

修筑连平第一条公路的 前后情况

叶 新

现在，连平的公路是比较多了，干线有几条，支线就更多一些。可是，最早筑的公路是哪一条，什么时候筑成的？这些详细情况就不一定谁都知道。今年上半年，我们写县志，接触了这方面的情况，去了惠州市档案部门、省档案部门、县公路工区。下面就说一说这方面的情况。

从连平的公路历史来看，我县最早筑的公路就是韶兴线连平路段，是民国18年即1929年开始测量的，至今已有60年时间。连平路段是指经过连平这一段，从陂头的鸡窝坝开始，至忠信的柘陂地方为止，全长102公里。修筑这段公路是相当不容易的，山高林密，地形复杂，牛岭水、漆木垌等两处海拔近千米。过去，连平州管辖河源、和平两县，州治278年，一直未敢进行此项工程。当年，进行此项工程也不是连平自己说的，而是由广东省决定的。当年的广东省是跟陈济棠有直接的关系的。1927年，广东省对修筑公路有过设想，

做过规划，但由于局势不够稳定，一直进展缓慢，停步不前。1929年，特别是1930年起至1936年上半年止，广东相对是比较稳定的，维持了半独立的状态。这段时间，在广东起重要作用的就是陈济棠。陈济棠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县人^①，在广州常驻东山梅花村，1929年3月任广东省编遣特派员，后任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代理粤赣闽边区“剿匪”总司令、西南国防委员会委员长、广州绥靖公署主任、粤赣湘鄂闽五省“剿匪”军南路司令^②。陈济棠利用自己手上掌握的军权，在广东推行军事专政，控制党政财文大权，几任省政府主席都没有实权，而他成了独霸广东的“南天王”^③。陈济棠为了确保广东，扩大赣南、闽西地盘，巩固自己的地位，制定、贯彻一套新的目标和方针政策。如扩充军队，发展市政建设，筑海珠桥，盖中山纪念堂，扩展全省交通网络等。下面说一说扩展交通网络。

陈济棠决定在粤北修筑韶南（韶关至南雄）、韶兴（韶关至兴宁）等8条军事路线。修筑韶兴线路连平路段要连平自己负责。

1929年，开始测量。广东省建设厅厅长胡继贤指示，派该厅留法工程师李子先率领公路勘测队到我县开始勘测。历时两年，到1931年上半年完成了勘测工作。为了军事需要，广东军事当局对这项工程抓得很紧。1931年夏，广东建设厅在广州召开英、翁、连3县筑路会议，连平派教育局长颜味余参加^④。会议要点是，筑路工程只能加快，不能迟缓；石方工程由省政府负责，土方工程由地方负责。是年8月29日，县长张寿芝主持召

开有各区乡警团负责人参加的县务会议。县务会议讨论了下面三点：第一，加强领导。拟在9月15日成立连平县筑路委员会，下辖四区每区选1人为委员，县长张寿芝为主任委员。第二，筹集资金。1、拟派殷户捐5万元、田捐约2万元。与会者认为，连平地方贫穷，省政府催促很紧，眼下资金不能解决，拟学翁源办法，印发工金支票5万元，分1元、两毫两种，待收入殷户、田捐款项以充兑换；2、忠信出口蒜头每百斤拟抽附加路费半毫、草菇每百斤抽2元、香信每百斤抽3元、木排每帮以6百枝为标准抽4元8毫、钨矿经过每百斤抽4毫，公路通车时即行撤销⑤。讨论意见是由县政府写成书面报告呈广东省建设厅。省建设厅提了意见，转送省政府。省政府第6届委员会第23次会议作了审议，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例如拟派殷户捐款改为认股。10月9日省政府下发了《核准连平县筹款筑路办法》的批文⑥。

1931年冬破土动工。首先筑的是陂头鸡窝坝至连平城这一段。当时有区乡保甲制，人口管理比较严密，姓名、性别、年龄都有户籍可查。规定男丁18岁以上50岁以下，都得征工10天。每天工值4毫，每人每天暂发伙食费1毫半，剩余部分发给工金支票。任务落实到区乡保甲，民工分批上阵。大家的积极性很高，一接到通知就马上行动，卷被盖、带粮食，爬山涉水，奔赴工地，安营扎寨。少数民工住村庄，多数民工住山厂，风餐露宿。有的民工生活困难，无米下锅，坚持吃杂粮、喝粥汤。全县投入筑路的民工接近3万。当年，连平人为修筑韶兴线连平路段流下了不少汗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石方、桥梁和涵洞等工程是给利安公司承包的。这方面，本来设计标准就是不高的，加上工头简化工程，监工受贿，致使质量更低。桥梁除利用忠信头巾石、合水等几座石拱桥外，其余都是木桥。

经济非常困难，接济不上，工程断断续续，停停打打，搞了将近4年，县长换了3位，到1935年冬基本完工。通车时，连平城、忠信两地剪了彩，商民燃放鞭炮庆祝。

韶兴公路通车以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8年10月，广东重镇广州市沦陷，广东省府迁到粤北连县，国民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迁到翁源，部分省属单位迁到曲江、连平、河源、龙川、紫金。粤北便成了战时国民党广东军政人员的重要活动基地。他们利用韶兴公路沟通粤东和粤西，如运送物资，了解情况，调兵遣将。这时车辆川流不息，来回穿梭。特别是1940年至1943年，车辆流量更大。有一天晚上，连平城的车辆最多时，从鸭姆桥到南门桥，停过260部。多数是燃木炭为动力的湖南省信贸公司运粮等物资到汕头的车辆。在这段时间，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副总司令香翰屏都乘车来过连平，住凤阳、大华旅店，护送车辆10余部。更重要的就是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发展。红糖、食盐、煤油、布匹、百货等，原来是靠木船运进来的，公路开通后改用车辆运输，既方便又快速。连平的土纸、蒜头、生猪等，大量地运往外面。原来东街是比较热闹的，韶兴公路通车后，商业繁华之地由东街伸展到南街、西街，直至西门公路⑨。四十年代，西门公路旁边有许多饭店和旅店，

如新源和、裕兴隆、祥利合、连城、进记、凤阳、大华等。安记的蜂糖生意做得很好，远销几省，只要有车停，旅客就会相争购买。

建国后，抓了这条公路的建设，特别是公路部门的干部、职工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与其他事业相比，毕竟差距很大，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相信在中共十三大精神，特别是四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这条公路的建设必将迈出新的步伐！

注：

①《民国人物传》191页。

②《简明广东史》714页。

③《简明广东史》715页。

④广东省档案馆资料，1931年10月9日《核准连平县筹款筑路办法》。

⑤广东省档案馆资料，1931年10月9日《核准连平县筹款筑路办法》。

⑥广东省档案资料，1931年10月9日《核准连平县筹款筑路办法》。

⑦《连平公路发展史》5页。

⑧1989年9月10日访问何培同志记录。

⑨《连平县商业志》。

抗日战争期间 连平县城的两次浩劫^①

颜 本 敏

连平本是山区小县，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广州的失陷却成了官汕线上的咽喉，其地理位置在战争年代里显然与原来的山沟杳冥有所不同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凶残成性，结果在侵略者的铁蹄下，连平县城遭到蹂躏，其破坏之严重，经济上之损失以及强加于县城人民精神上的创伤，是连平建置以来前所未有的。

一、日机轰炸县城——连平人称“走飞机”。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秋，广州沦陷的前夕，日本侵略者妄想进一步征服中国人民，凭借其所谓“空中优势”，对我国广大后方掀起了一场疯狂的轰炸。农历九月初四日下午二时左右，二架日机由惠州垭头海面的军舰上起航，当河源闻得机音时，连平县防空监视哨即敲响第一次警报，光，光光，光，光光！接着日机由河源

北飞，连平方面又发出光光光光光光的第二次紧急警报，不久两架黑色单翼机便由东山双门顶方向窜入县城上空，投弹两枚，命中西街江屋两边（即今飞越商店左右）。连同对面原电话局和邮政局的建筑物共被炸毁七间，炸死老妇一人。待日机走后约二十分钟，监视哨才敲响解除警报。

农历九月初六至二十六日，日机三架、两架、三架、四架、六架次分别由河源或新丰牛背脊方向飞抵连平县城进行低空（在地面上能看到机舱内的敌人）连续投弹，电讯、兵营、党政部门和商店民房等均遭到摧毁。九月二十七日，日机竟升级至九架，对县城展开一场毁灭性的滥炸，投弹有如泼水，爆破声、机枪声和房屋倒塌声连成一片，附城四乡人民对这种惨绝人寰的空袭，震惊至寝食不安。结果炸毁西北角的伞爷祠、何生祠（即今老制药厂和二运公司一带）、西南角的城隍庙、关帝庙（今县粮食局一带）、学宫背的郑氏宗祠和黄氏祠（今县文化局）以及东西大街、南大街一大批商店及民房，炸死炸伤约二十人。再后一段时间，单翼机或重轰炸机三架、六架、一架、三架不定期的轰炸县政府、南楼国民党党部、学宫（今县邮电局）以及商店民房，一直到第二年。1939年冬以后轰炸次数相对减少，但日机仍然断断续续地袭击合水桥、鸭姆桥以及公路上的往来汽车。

日机轰炸连平县城持续一年多，据不完全统计，投弹不下六百枚，其中大部分是五十磅以下体积只有热水瓶那么大的杀伤弹，五百磅左右的大炸弹共有四枚，分别投在

南门外大林屋门前的农田上（弹坑直径约六米，深二米多）、南门伯公背、傅屋鱼塘和县政府左侧的蕉头下；更有一枚三百磅左右的燃烧弹投入中栅颜屋，当时幸未爆炸（该弹后被挖出来展览，长度约1.2米，直径约0.40米，顶部有三片页子）。共炸死炸伤颜××、曾××、颜××、叶××、及外地客商共一百多人（其中有一周岁的小孩和老太婆多人）；傅南、蓝××及一客商被炸至血肉横飞，尸体无存。建筑方面：县政府（即今县城中心贸易市场）几乎炸平，各机关单位及商店被炸成“体无完肤”；民房除东北角四条街（即今红星五街至八街）没有中弹，但也十之八九被震坏，表面上比较完整外，几乎每条街（特别是城隍街即现在的群新三街中弹最多）都有被炸塌的房子，断墙颓垣，到处可见（现在县城还存很多残迹）。即使没有被炸弹直接命中的侥幸之家（包括商店），也是“履巢之下无完卵”。本来宁静的古老山城，转眼却变成硝烟弥漫，景物萧萧！

二、日军占领县城——连平人称“走日本”。

1945年，抗日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在欧洲战场上，德、意法西斯已垮台，亚洲方面特别是在中国大陆，遭到中国人民抗击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已到了穷途末路，在未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驻在广东各沦陷区的侵略军已开始撤退（据说是北上江西九江集结）。同年农历五月下旬，日军翁支由翁源县的龙仙镇直上连平陂头，

到达陂头墟，因四出骚扰，结果在胡庵山村庄遭到当地群众的抗击，被击毙几十人后又兵分两路，其中人数较多的一路日军经贵东上江西大吉山；另一路约三四百人，走山路经船坑径、牛岭水往连平，于农历五月初一早上八时左右，其先头便衣队已陆续在西门岗、洋楼背（即今连平中学后面一带山岗）一带出现，防守于州龙山（县城制高点）的连平县国民兵团一个分队三十多人，在分队长谢阿滔的指挥下，象征性地向敌人放了一排枪后便立即撤退。在救济院附近（即今连平中学路口一带）巡逻的连平县县长邓飞鹏等三十多人也发现西门岗一带山头有日军在架炮，邓飞鹏等便立即退入县城，由东门出走渡河至郭屋樟，然后徐徐撤入内莞。西门岗、洋楼背两地的日军靠枪炮声示威，很快便占领了州龙山，首先控制了连平县城。接着隆街方面的日军也相继到达。

隆街这股日军约一千多人（据说真正的日军只有三四百个，其中有二三百人是伪军，其余的都是捉来的中国群众）是于农历四月底由从化开出，经梅坑、新丰窜入连平的。四月二十八日在连平百叟街住宿一晚，二十九日经溪东到软坑逗留一天，五月初一日直逼连平县城。由于国民党军的独立二十旅闻风溃退（日军未到前三天已撤走）；国民党连平县政府事先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组织连中学生成立“抗日战时服务队”②、动员县城及附近村庄的群众疏散和作好所谓“坚壁清野”等准备，但是没有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进行阻击，致使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沿途捉人，沿途施放汽枪、汽炮，以竹筒树干假作枪炮（当然也有武器），以木箱石块充当弹药③的“强弩之

末”——日军得以通行无阻地扛着破烂的太阳旗到达县城与其同类会合。

日军占领县城后，害怕当地人民的突然袭击，其大部分兵力均驻扎在比较接近西门公路的民房及附近村庄，司令部设在城内的原安合茶楼（今裕华酒家），而西街的颜屋（今农机供应公司门市左右）则成了日军掳掠财物的所谓“总后勤部”，学宫是日军各部领取物资的供给机关。当天下午，日军象逐腥的苍蝇，到处乱窜，所到之处，十室九遭殃。

晚上，日军为了预防万一，凡是驻地或交通要道特别是西门公路一段都点上用掳来的大水缸盛满花生油、以棉被为灯芯的大光灯照明，通宵达旦，一片通红。

白天，日军除了在城内“各尽所狠，各取所需”外，还三五成群地分别到附近的矮岭、黄泥岭、枫树社、黄小洞、东河、密溪和鹤湖等村庄进行骚扰。有的意在掳掠财物；有的则垂涎“花姑娘”（指中国妇女）；更有的是酷爱刺杀人畜；甚至连塘鱼也难逃厄运④。

第三天即农历五月初三日早上七时左右，日机一架飞抵县城上空投下一个包裹后又立即离开（事后人们推测可能是空降通知文件或行军地图），不久，日军便四出捉人，约十时左右，其全部人马便匆匆从东门出走朝上坪方向开往江西。剩下了一座惨遭蹂躏后的山城，到处是杂乱成堆的家具，满街的禽畜残骸和内脏，大小沟渠填满了残汤剩饭，加上人粪、马粪，真是腥风刺鼻，苍蝇成群，使人不忍目睹。

总计日军占领连平县城仅两昼夜，可是县城及四乡人

民又一次遭受了浩劫，有的被掳掠，有的遭破坏⑤，有的被捉走⑥，有的妇女被奸污，⑦有的被杀死⑧，其经济上的损失还在其次，而心灵上的创伤，在连平历史上，确是一次惨重的灾难。

注①本文旨在使当年的历史事件能准确地记载下来，曾先后走访了当年的目击者、受害者及其家属，并根据各人的回忆加以核对，综合成文。苦于无文字材料可查，时间又距离较远，除各类数字和受害者的真实姓名不够具体外。其中也难免有些不当之处，但总的来说，其主体是真实的。

②“抗日战时服务队”：是旧连平县政府秘书萧得根在取得县长邓飞鹏的同意后，于日军尚未到县城前亲自主持成立的。共四十多人，均是当时连平中学的在学学生，由外地教师黄华、岑锋领导，学生严逸群、颜保元分别担任正、副队长，负责抗日宣传和协助政府维持县城治安等工作。该队于日军未到县城前的一天奉命撤入内莞蓝州。

③据从日军逃回来的被捉群众说：到连平这支日军，枪支弹药奇缺，人数也较少，为虚张声势，一方面靠捉人来壮大其军容；一方面用竹筒树干外包军用帆布假作炮筒，用石头或砖块装入木箱内充当弹药，迫使中国人肩挑或扛着上路。

④当时附城四乡的鱼塘十之七八均被日军用石灰毒杀，腥气熏天。

⑤当时县城包括附近村庄，有很多家庭被日军破坏，家具被毁，禽畜被宰，食物被掳走，甚至留下来的花生油、米等食物也被日军拉上大小便。

⑥当时县城（特别是麻陂）被捉去的如张××、练××、曾××、林××和卓××等几十人，这些人后来有的逃回，有的死于他乡。

⑦当时县城及四乡被日军奸污的妇女连同六十多岁的老大婆二人在内共十人，而这些妇女被奸污后，大多数人患了“黄疸病”。

⑧张××头部被日军刺伤，曾××被杀死。

同仇敌忾抗凶顽 耿耿星河欲曙天

——记陂头镇普安村谢泮飘英勇抗日的故事

谢文房

一九四五年五月至七月间，在党的“七大”路线指引下，解放区军民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人民武装在各个战场上纷纷出击，收复了大片国土，迫使日伪军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同年五月八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日本侵略军已是四面楚歌，强弩之末，困兽犹斗。全国军民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战争进入了高潮。

一九四五年（即民国三十四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夜七点多钟，一股日本侵略军由翁源县城突然袭击陂头镇。

陂头镇地处官汕干线上，其周围的石山有许多大小不一的石洞，向有“小桂林”的美誉。国民党余汉谋六十三军当时在靠近腊溪莲光村的上洋岩石洞中建造了一个后方军火仓库，平时有一个营的兵力驻守，不久前已奉令撤走。这里也是国民党县政府地方武装、剿匪联防大队长谢岳臣

的家乡，适逢他带一个中队的团丁回乡省亲，那天晚上由中队长谢锦魁带队在虎头石附近放哨，天刚入黑（约七时多）见日军进犯，即开枪阻击。日军施用了包括小钢炮（迫击炮）一类的轻武器，双方进行猛烈攻击，相持了一顿饭的工夫。谢锦魁不敢蛮战，边打边往山里退却。谢岳臣闻到枪炮声即带亲信谢有飘、谢先古、谢晋成、谢晋桑赶往虎头石查看，在下田岭坎下遂和日军相遇，打了一阵，谢先古受伤，谢岳臣见寡不敌众也边打边由下田岭坎往黄洞方向撤退。二十八日大批日军进驻陂头镇。

陂头镇街上的居民及附近村里的群众对日本鬼的暴行早有所闻，在二十七日晚上听到枪声，得知日本侵略军来了，大部分已连夜疏散到离镇较远的山村躲藏起来。一些来不及撤走的群众可受罪了，东躲西藏，连大气都喘不过来，日本侵略军占领陂头镇后，即施行其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有的五六十岁的妇女被轮奸至死，有的男人被抓去当脚夫、带路，稍有反抗即遭枪杀。这帮强盗杀猪只取食猪前胛肉，其余弃之屎坑；他们破门入屋在油罐米缸屎尿拉尿，砸锅碎缸，抢掠一空，还放火烧了大批民房，所到之处变成废墟，满目凄凉，惨不忍睹。

日本鬼子在街镇附近折腾了一天，抓了几个当地村民，强迫他们带路，分兵几路往边远山区骚扰。其目的是搜捕花姑娘（妇女）及抢掠财物。其中一支约有百多人的日本鬼子，二十九日清晨由翁源乌泥埕途经树子坪，取道梯子岭向普安村进犯。

普安村和黄洞交界，距镇十五华里，是个仅有二十来

户，一百多人的山区小村寨。四面环山，山岭长满了茂密的松林，山麓荆竹灌木相间杂，犹如一条绿篱围着一个方圆不足半公里的小盆地。中间是一座颇具连平地方特色的土砖瓦屋。整座屋呈四方形，四角是二层楼阁，四边由排屋平房连接。该村远离街镇，地处偏僻，为防盗贼、土匪攻劫，建筑得非常坚实。墙壁用黄泥沙浆渗撞而成，厚度只有二市尺，四角楼向外的墙壁上均留有不规则的射击枪眼，周围是梯田的开阔地带，都在控制的杀伤范围之内。向东的大门用十五公分的厚木板制成，内安硬木门杠，铁环套结。虽不能说固若金汤，但在当时当地的条件确算是坚固的了。

村里群众主要是以耕种水田为业，男人农忙季节种田，农闲或夜晚都有狩猎的习惯，大都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村中有一对兄弟，哥哥叫谢泮飘，弟弟叫谢锦飘，更是百里挑一的神枪手。尤其是谢泮飘，他有过人的胆识，处事沉着果敢，见义勇为，在村中颇受推崇。以往他们打猎使用“粉古”（鸟枪）为多，极个别有钱的村民才有步枪。自洋岩设了军火仓库后才普遍把鸟枪换成了粤兵工厂造的“七九”步枪，子弹也非常充足，一支步枪通常都配备有二三百发子弹，主要来源是看守军火库的官兵，偷运仓库的枪支弹药散卖给民间，在当时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二十七日晚上，上半夜村里忽然传来几声沉闷钢炮轰鸣声，村里的人在推测：准是日本鬼打来了陂头。午夜过后，从陂头街镇陆陆续续涌来了一批又一批拖男带女的逃难群众。一时间本来寂静的山村变得人潮滚动，哭喊声响成了一片，哄哄喂喂，闹得村里人心惶惶。妇女们忙着为

外来群众安排住宿，烧水煮饭，为数不多的几个男人则由谢泮飘召集商量如何应付当前的局面，保护群众。最后决定设立四个瞭望哨，监视日本鬼的动静，一有情况即鸣枪报警。其余的人担水蓄存，积聚食物，以防被鬼子围困；检查加固门窗、清理楼阁杂物，把村里的枪支弹药集中起来使用。大家一直忙到天亮。

二十八日，大伙在紧张、惊恐中度过了白天和黑夜。

二十九日拂晓，山梁上传来了枪声。这枪声冲破了黎明的宁静，也撕裂了人们紧揪着的心。“鬼子进村来了！”放哨的人呼喊着想撤回古楼，一小伙胆小的男女不顾人们的劝止，夺门而去，慌不择路地往山上奔跑，结果被鬼子捉住，其中一位街里来的妇女竟被七八个鬼子按在山岗上轮奸至死。村里断断续续传来她那撕人心肺的呼救声……

谢泮飘指挥人们搬来木头顶实大门，然后登楼，往枪眼一望，七八个鬼子正猫着腰往大门冲来，他怒火填膺，举起七九枪，“平、平、平”复仇的子弹，呼啸着射入敌群，跑着前进的鬼子应声倒下了三个，吓得后面的敌人丢下三具尸体连滚带爬缩回山上去了。日本鬼子气得呜哩哇啦直叫，机关枪、步枪一齐向古楼开火，顿时枪声大作，古楼的瓦面和土墙被打得尘土飞扬。

这时，谢泮飘已由东楼赶到了北楼，往外一看，好家伙，二个鬼子已越过水田，爬到了菜地里，他不慌不忙顺手“叭、叭”两枪，把他们双双送上了天堂。敌人尚未明白是怎么回事的当儿，谢泮飘又在南面楼阁射出了一排愤怒的子弹，把三个逼近鱼塘边的鬼子赶入了地狱之门。

西楼阁旁边有一条不深的水沟，弯弯曲曲通向山前坑边。一群鬼子凭着沟边土坎的掩护，象狗一样慢慢向前爬来。在楼上望去只能见到小半边背脊，且又在不断移动，一般是难瞄命中的，但对谢泮飘来说可就不在话下了，他有打跑动着的走兽的绝招，更有夜猫的经验，他选择了一个较理想的射击枪眼，盯着一个弯向右边的拐角处，当鬼子一露白即接头一枪，敌人就倒下不动了。第二个鬼子上来伸手去拉倒下的鬼子，“平”一声枪响，他抱着溅满鲜血的头颅滚出一丈多远，挣扎了一会儿就魂游阴府了。后面的鬼子见势不妙，撅着屁股转身往回跑，就在他扭动转身的一瞬间，又是二声枪响，一个鬼子的屁股肉去了一半，另一个鬼子肩胛穿了一个洞，痛得他呼娘唤爹……

谢锦飘和另几个男青年，胆子也壮了，学着谢泮飘的样子，东楼放几枪，西楼放几枪，为谢泮飘助威，壮声势。谢泮飘的枪打红了又换上一支，一连换了三次，所有企图越过梯田开阔地迫近古楼的鬼子不是被打死打伤，就是被压了回去。日本鬼子傻了眼，以为是碰到了什么正规部队，再也不敢贸然下山进犯，只是胡乱地向古楼扫射。就这样从早上一直打到傍晚七时多，枪声时起时伏，古楼依然巍然屹立，岭上的鬼子，只要稍为不慎露了身，就有脑袋开花的危险。

天渐渐黑了，日本鬼子人生地不熟，更怕楼里的“部队”趁黑打反击，只好草草掩埋了同伴的尸体，抬着伤员灰溜溜地撤回陂头街去了。

普安村，仅谢泮飘一人一仗打死打伤了二十余名鬼